

中亚文明史

第二卷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250 年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亚文明史

第二卷

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 700 年至公元 250 年

主 编：雅诺什·哈尔马塔

副主编：B. N. 普里

G. F. 埃特马迪

翻 译：徐文堪 芮传明

审 订：余太山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文明史,第2卷:定居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前700年至250年/(匈牙利)
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ISBN 7-5001-0839-7

I. 中… II. ①哈…②徐… III. 中亚-历史-前700~250 IV. 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0000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1-0362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68002480

邮 编/100044

责任编辑/臧惠娟

责任校对/徐小美

封面设计/长 乐

排 版/北京金海中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印 刷/香河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31

版 次/2002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02年8月第二次

ISBN 7-5001-0839-7/K·64 定价:60.00元

《中亚文明史》汉译本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顾问：季羡林

总顾问：陈高华

顾问：（按姓氏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耿昇	龚缨晏	华涛	蓝琪	厉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文锁	刘迎胜	马小鹤
牛汝极	潘志平	钱文忠	荣新江	芮传明
王颀	王邦维	王希隆	巫新华	徐文堪
于志勇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II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 UNESCO 1994

Chinese Edition ©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UNESCO ISBN 92-3-102846-4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NESCO PUBLISHING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本书所载事实的选择和采用及其所述观点均由作者负责,并不
一定代表教科文组织的观点,而且与该组织无关。

本出版物中所使用的名称和所载资料并不意味教科文组织秘书
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及其国界或疆
域的划定发表任何观点。

序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费德里科·马约尔

教科文组织在其《组织法》中宣布的目标之一便是“发展及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手段,并借此种手段之运用促成相互了解,达到对彼此之生活有一更真实、更全面认识之目的”。1968年出版的《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是教科文组织早期的一项重大举措,旨在大力宣扬世界各国人民对人类历史的特殊贡献,加强他们对集体命运的意识。这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目前正在进行重大修改,而紧接其后则是一系列区域性出版项目,其中包括《非洲通史》以及尚处于计划阶段的关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论述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史学著作。目前推出的《中亚文明史》也是这一扩大的出版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教科文组织将中亚列为这套区域性史学著作的第二部,是恰当的。因为,中亚地区与非洲一样,其文化遗产往往不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但是自远古时代起,该地区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流动的发生地。尤其是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其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里海到蒙古高原这片广大地区延续不断源自草原、沙漠、绿洲和山区的各族人民。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到的基密里安人,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因其不断进犯而迫使中国皇帝修筑长城的匈奴,公元六世纪将其帝国扩大到拜占廷边界的突厥人,古代中国声名远扬的契丹人,一直到十三世纪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的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人,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共同为欧亚两大文明界定了范围,考验了其勇气和耐力。

仅仅用游牧民族的文化来认定中亚各族人民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就忽略了中亚地区内部游牧与定居之间,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的共生现象。而最主要的是忽略了中亚地区一些大城市的出现,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希瓦,它们都建城于中世纪晚期,后成为智力探索和艺术创造的杰出中心。哲学家兼科学家阿维森纳(布哈拉人)的重要著作以及帖木儿王朝那些永不过时的建筑艺术精品,集中体现了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上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昌盛。

中亚文明当然不是从虚无中发展而成。伊斯兰的影响无处不在,且根深蒂固。欧亚大陆周边的伟大文明也对这片土地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这片贫瘠的内陆之海——远离地球上真正的海洋——一直是沟通中国、印度、伊朗和欧洲的高路(主要是丝绸)和思想之路的关键地区。伊朗的文明中心虽然地处西南亚,但它的影响力极强,以致于有时竟难以明确

界定伊朗本土文明与中亚边远地区的文明。

中亚地区民族的多样性也因此而受到多重的外来影响。千百年来,该地区不断涌入外来的艺术和思想,撞击着中亚固有的模式并逐渐与之融合。移民和经常发生的军事入侵的冲击,使一些民族和文化或融合,或取替,致使这片广大地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世世代代人口流动的收缩和扩张更增加了界定这一地区的困难,因为仅靠其地表无法得出明确界限。因此当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决定出版《中亚文明史》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界定该地区的范围。后来在1978年教科文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商定,对中亚的研究应针对有关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地区、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前苏联的几个中亚共和国的文明。本部历史所用“中亚”这一名称即指这一地区,与可明确辨别的文化和历史现实相符。

教科文组织号召专家,尤其是中亚地区当地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并得到广泛而慷慨的响应。学术界认为这一项目是拉开长期遮蔽中亚的帷幕的极好机会。然而,这项任务工程之浩大是谁也不会怀疑的。

1980年成立了一个特设国际科学委员会,对这项工作进行计划和筹备,并商定出版六卷本中亚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今天。该委员会最初的工作是决定眼前这幅宽阔的画布上哪一部分应最为突出。通过适当的过程,已作出公平的安排,并选出了主编和作者队伍。

目前,《中亚文明史》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研究和考古方面所用的各种资源都是最好的,以求工作精益求精;在该地区各大中心,经过查阅的史学记载数不胜数。我衷心祝愿本书第二卷和以后各卷对全世界的读者有所教益,并使他们从中得到满足。

我还要感谢国际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员和各位委员,以及主编、作者和各组专家,他们通力合作,详细叙述了中亚地区那极其重要而又激动人心的历史,使人们对该地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确信这部史学著作必将证明是对研究各国文化并使之互相欣赏的一项显著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出版计划说明

穆罕默德·S. 阿西莫夫

教科文组织第十九届大会(内罗毕,1976年10—11月)通过决议,授权总干事开展一系列旨在促进了解和尊重文化特性的活动,其中包括一项新的计划,即编写《中亚文明史》。1966年11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大会曾批准一项有关对中亚地区进行研究的实验计划,目前实施这项新计划便是顺理成章的。 11

开展实验计划的目的是,正如教科文组织的有关计划所规定的,是通过对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各族人民的考古、历史、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文明。在初期阶段,参加的会员国包括阿富汗、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前苏联。后来,蒙古和中国也加入了教科文组织中亚计划,从而将蒙古和中国西域文化也纳入这一地区。

在本书中,中亚应被理解为在该地区各族人民长期的文明史形成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概念,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应将上述界定看作是严格的边界划分。

由于缺乏如此大规模的现行调查活动可资借鉴,教科文组织不得不分阶段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综合叙述从远古时代直至今日的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

第一阶段旨在通过考古和历史研究以及对文学和科学史的研究,进一步了解中亚地区的文明。因此而开展了一项新的计划,以促进五大领域的研究:贵霜帝国的考古和历史,中亚艺术史,中亚各族人民对科学发展的贡献,思想与哲学史,以及中亚地区的文学。

1973年成立了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这是一个非政府的学术组织,召集该地区的学者对本国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进行协调,并促进区域和国际合作。 12

由教科文组织主持创立的这一新的协会,从其活动初始就成为教科文组织执行其有关研究中亚文化的计划以及编写《中亚文明史》的主要咨询机构。

第二阶段集中于中亚文明的现代方面,并在新的计划中向东扩展研究的地理边界。在该地区一些国家召集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以推进对中亚文化的研究。

1978和1979年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了两次专家会议,会议的结论认为,1967年开展的中亚文化研究计划使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对加强该地区各国现行机构发挥了作用。专家们因而对这部史书所采用的编纂方法和编写工作向秘书处提出建议。根据秘书处的建议决定将本书分为六卷,内容

按年代顺序包括从远古时代直至当今的全部中亚文明史。除此之外,专家们还建议,负责起草本书的有关人士应吸取教科文组织编写《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和《非洲通史》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关于本书的叙述方式,他们支持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意见,认为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也应为普通读者所接受。

历史是由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件构成的,因此决定对任何具体年代均不过分强调。每卷所述史实的前后事件,须证明符合学术要求,才能在书中引用论述。

第三即最后阶段是1980年8月成立了由19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编写本史书的工作。因此而成立的该委员会包括七个中亚国家——阿富汗、中国、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蒙古和前苏联——每国两位学者,以及其他五国——匈牙利、日本、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的五位专家。

- 13 该委员会于1980年12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第一次会议。真正筹备出版《中亚文明史》的工作实际上是1981年开始的。因其资格和有关中亚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学术成就而当选的学者们应确保本书如实地反映历史,并使之达到高标准的科学和学术水平。

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认为新计划应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崇高目标和原则,从而有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了解与和平。该委员会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为本书的目的,根据历史和文化经验勾画出了中亚的地理区域。

国际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对于有关实施这一复杂计划的主要问题大都作出了决定,首先是起草计划以及确定委员会自身工作的目标和方法。

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团由一位主席,四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组成。主席团的任务是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届会之间监督计划的实施。1986年成立审读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对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手稿进行编辑、修改并最后定稿。1989年又为第三卷和第四卷成立了一个审读委员会。

各卷的作者包括目前中亚12国的学者和其他地区的专家。因此,本书堪称是中亚地区以及各国学者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本项计划范围内联手合作的结果。

我们衷心希望,《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的出版成为促进中亚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加强其共同的文化遗产而迈出的又一步,并最终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编写《中亚文明史》 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按字母顺序排列)

- | | |
|--|---|
| <p>F. R. 阿尔钦(Allchin)博士(联合王国)</p> <p>M. S. 阿西莫夫(Asimov)教授(塔吉克斯坦)
主席,第四卷(上、下)主编</p> <p>N. A. 俾路支(Baloch)博士(巴基斯坦)</p> <p>M. 巴斯塔尼·帕里奇(Bastani Parizi)
教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p> <p>S. 比拉(Bira)教授(蒙古)</p> <p>A. H. 丹尼(Dani)教授(巴基斯坦)
第一卷主编</p> <p>榎一雄(K. Enoki)教授(日本)</p> <p>G. F. 埃特马迪(Etemadi)教授(阿富汗)
第二卷副主编</p> <p>J. 哈尔马塔(Harmatta)教授(匈牙利)
第二卷主编</p> <p>新委员:
H. -P. 冯赫伯(Francfort)教授(法国)
I. 托安(Togan)教授(土耳其)</p> | <p>刘存宽教授(中国)</p> <p>L. I. 米罗什尼科夫(Miroshnikov)
博士(俄罗斯联邦)</p> <p>S. 纳察道尔吉(Natsagdorj)教授(蒙古)</p> <p>B. N. 普里(Puri)教授(印度)
第二卷副主编</p> <p>M. H. Z. 萨菲(Safi)教授(阿富汗)</p> <p>A. 萨依利(Sayili)教授(土耳其)</p> <p>R. 沙巴尼·萨姆哈巴迪(Shabani Samghabadi)
博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三卷副主编</p> <p>D. 辛诺(Sinor)教授(美利坚合众国)</p> <p>B. K. 撒帕尔(Thapar)教授(印度)
张广达教授(中国)
第三卷副主编</p> |
|--|---|

供稿者名单

A. ABETEKOV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Kyrgyz
Academy of Sciences
Bishkek, Kyrgyzstan.

P. BERNARD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IV^e Section
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
Sorbonne
45 rue des Écoles
75005 Paris, France.

M. A. DANDAMAYEV
Oriental Institute
Dvortsovaya naberejnaya, 18
St Petersburg, Russian Federation.

A. H. DANI
Directo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Quaid-i-Azam University
Islamabad, Pakistan.

S. R. DAR
Director
Lahore Museum
Shara-e-Quaid-e-Azam
Lahore, Pakistan.

K. ENOKI
Director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Honkomagome, 2-Chome, 28-21
Tokyo, Japan.

Z. HAIDARY
Director-General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Kushan Studie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ulture
Kabul, Afghanistan.

J. HARMATTA
Vice-president
Section of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ciences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052 Budapest V, Hungary.

S. HUMAYUN
Faculty of Literature
Kabul University
Kabul, Afghanistan.

M. HUSSAIN SHAH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Kabul University
Kabul, Afghanistan.

N. ISHJAMTS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Academy of Sciences
Ulan Bator, Mongolia.

- M. A. JOYENDA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Kushan Studies
Kabul University
Kabul, Afghanistan.
- G. A. KOSHELENKO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 L. LELEKOV
The All-Russian Institute of Restoration
Krestyanskaya pl. 10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 B. A. LITVINSKY
Chief
Section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Russian Federation.
- MA YONG
Institute of History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
5 Jianguomen Nei Da Jie
Beijing, China.
- A. R. MUKHAMEDJANOV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zbek Academy of Sciences
Samarkand, Uzbekistan.
- N. N. NEGMATOV
Institute of History
Tajik Academy of Sciences
Dushanbe, Tajikistan.
- V. N. PILIPKO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Turkmen
Academy of Sciences
Ashgabat, Turkmenistan.
- G. A. PUGACHENKOVA
Uzbek Academy of Sciences
Tashkent, Uzbekistan.
- B. N. PURI
B-58, Sector A
Mahanagar
Lucknow 226 006, India.
- R. SHABANI SAMGHABAD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an
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
Tehran,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 R. C. SHARMA
Director
Indian Museum
27 Jawaharlal Nehru Road
Calcutta 700 016, India.
- H. SIDDIQI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Kushan Studies
Kabul University
Kabul, Afghanistan.
- D. C. SIRCAR
645 'O' Block
New Alipore
Calcutta 700 053, India.
- SUN YUT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2 Seventh Building
Yung An Nan Li
Jian Kuo Men Wai
Beijing, China.
- WANG BINGHUA
Xinjia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16 South Beijing Road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 H. YUSUPOV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the Turkmen
Academy of Sciences
Ashgabat, Turkmenistan.
- Y. A. ZADNEPROVSKIY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Dvortsovaya naberejnaya, 18
St Petersburg, Russian Federation.

目 录

出版计划说明

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S. 阿西莫夫	9
编写《中亚文明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11
供稿者名单	12
导言 J. 哈尔马塔	1
第一章 中亚西部的古代伊朗族游牧民	
A. 阿贝特科夫 H. 优素波夫	4
第二章 米底亚和阿黑门尼德伊朗	
M. A. 丹达马耶夫	13
第三章 亚历山大及其在中亚的后继者	
A. H. 丹尼 P. 伯尔纳	41
第四章 中亚的希腊王国	
P. 伯尔纳	67
第五章 帕提亚	
G. A. 科舍伦科 V. N. 皮利普科	94
第六章 中亚东部的游牧人	
N. 伊什詹茨	111
第七章 月氏人及其迁移	
榎一雄 G. A. 科舍伦科 Z. 海达里	126
第八章 塞克人与印度-帕提亚人	
B. N. 普里	142
第九章 新疆地区的文化	
马雍 王炳华	158
第十章 匈奴和汉控制下的西域	
马雍 孙毓棠	173
第十一章 贵霜人	
B. N. 普里	188
第十二章 贵霜时代中亚的经济与社会制度	
A. R. 莫哈默迦诺夫	204
第十三章 贵霜王国的城市与城市生活	
B. A. 李特文斯基	225
第十四章 贵霜帝国的宗教	

	J. 哈尔马塔 (B. N. 普里 L. 莱勒科夫 S. 胡马雍 D. C. 锡尔卡协助)	244
第十五章	贵霜艺术 G. A. 普加钦科娃 S. R. 达尔 R. C. 夏尔马 M. A. 乔延达 (H. 锡迪契协助)	259
第十六章	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塞人王国的语言与文字 J. 哈尔马塔	316
第十七章	贵霜王朝的语言与文献 J. 哈尔马塔	336
第十八章	中亚西北部诸政权 N. N. 尼格马托夫	355
第十九章	亚历山大入侵后中亚北部的游牧人 Y. A. 札德尼普罗夫斯基	368
第二十章	萨珊伊朗的兴起 B. A. 李特文斯基 (M. 侯赛因·沙 R. 沙巴尼·僧伽巴蒂协助)	381
结论	J. 哈尔马塔	392
地图		399
参考书目		415
索引		459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上海图书馆许全胜先生大力协助,谨此表示深切谢意。

导 言

J. 哈尔马塔

《中亚文明史》第二卷论述的是约公元前 700 年至约公元 250 年这一历史 19 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操伊朗语各族所创造的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的发展, 这些伊朗部族部分居住在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 部分居住在绿洲地区。伊朗人的祖先印度-伊朗人在公元前五千纪与原始波罗的人和原始斯拉夫人分离, 并在公元前四千纪开始渗入中亚地区。他们曾经与芬-乌戈尔语各族有过密切的接触, 从后者借入了大量重要的语词。事实上, 正是通过这些借词和语言方面的联系, 他们的迁徙过程可以重现。发生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印度-伊朗人的第一次大迁徙是与畜牧业的兴起, 特别是马的驯养以及二轮或四轮马车的创制相联系的。在其向高加索、南西伯利亚和中亚草原的迁徙中, 他们已经使用了战车。因此他们能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印度、阿尔泰山, 甚至中国和朝鲜。印度-伊朗人第二次迁徙浪潮的标志是骑马游牧民的出现, 他们决定了中亚的民族图景, 导致了第一个混合文明的形成。

公元前八和七世纪时, 中亚文明有两个不同的地带, 即北部的伊朗人牧民地区和南部的伊朗农民地区, 这些农民居住在绿洲的土地上。游牧部族和定居居民之间的鲜明对照在伊朗人的历史传统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 而且由于阿黑门尼德帝国的兴起而加强, 该帝国确定以锡尔河为其北部边界, 对抗游牧的塞克人。在锡尔河之南, 阿黑门尼德帝国内部加速了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变, 游牧民与农民村落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存现象也发展了起来。阿黑门尼德文化 20 的影响超越帝国疆界在中亚传播, 向东远及阿尔泰地区的塞克人。

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改变了这一状况。游牧人遭到驱赶, 定居文明得到加强, 正是由于大量的希腊殖民者的到来, 定居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兴起, 中亚文明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希腊文化成为其经常和基本的要素, 改变了生活的特点以及生产的方式和状况。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 出现了一种新的混合文明, 受希腊影响的艺术和建筑也发展起来。希腊文字和语言的使用遍及全巴克特里亚, 城市化得到迅速进展, 房屋、公共建筑、希腊式圣堂和希腊众神殿在其每一座城市纷纷出现。希腊影响并不限于巴克特里亚, 影响具有普遍性,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把他的摩崖石刻译为希腊文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国王们首先企图在中亚创建一个强大的国家, 使之能控制通往中国、印度次大陆、塞琉古帝国和东欧草原的商道。他们征服了

古代西北印度,将其势力伸展到富丽尼(Phryni)和塞利斯(Seres),并且领导了反对北方和西方的游牧人的军事远征。正是在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最早的物品到达了中亚,秦王朝(公元前 221—前 207 年)的名称以“Čin”的形式出现在伊朗人中。从中亚到伊朗再到印度,它奠定了欧洲人对中国“China”这一名称的基础。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在距离遥远的各民族的文化事物的交流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并且创造了一种混合文化,这种文化构成了直到阿拉伯统治时代的中亚文明的基础。

约在公元前 130 年,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由于伊朗语游牧人塞克罗克(Sacaraucae)、阿色尼(Asiani)和吐火罗(Tochari)的入侵而陷落。公元前二世纪期间,游牧的匈奴帝国的扩张导致了这些伊朗语游牧部族的迁徙,他们推翻了希腊-巴克特里亚国,阻断了由其国王建立起来的商业联系。然而,在公元前一世纪初,中国人得以开辟越过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导致了密集的队商贸易,这种贸易在中国和中亚之间以及中亚与其邻国之间发展起来。

公元前一世纪,塞克人在东伊朗和西北印度建立了一系列王国,但在公元一世纪,这些地区处于印度-帕提亚人的控制之下,他们统治着一个从锡斯坦延伸到印度河并且超越这个范围的帝国。同时,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北,五个吐火罗部落在贵霜翕侯的统治下已经开始联合;约在公元 50 年,他们的国王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使自己成了巴克特里亚的主人,驱逐了印度-帕提亚人,吞并了这些人在印度的省份。公元二世纪期间,他的后继者阎膏珍(Vima Kadphises)和大贵霜王们统治了中亚的第一个大帝国,这个帝国也控制着西北印度,直到侨赏弥(Kauśambi)和印度河流域,并且下行至阿拉伯海的各个港口。其结果是贵霜帝国能通过海路在西北印度、红海和波斯湾之间与罗马帝国的东部省份建立强有力的商业联系,并且通过陆路沿着乌浒河,越过里海,与高加索和东欧草原的各族人民建立联系。

因此,中亚在世界范围的艺术品、文化和观念的传播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角色。中国的丝绸在罗马出售,而罗马的黄金则输出到西北印度和中亚,为大贵霜王的优质铸币提供了宝贵的金属。与商品的交流相平行,文化交流也在增长。在中亚可以看到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构成犍陀罗艺术的一个重大因素。伟大宗教的传播是从佛教开始的,它从印度越过中亚传到中国。贵霜众神由前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希腊-罗马、印度教和佛教的神祇所组成,这是对当时中亚文明的混合性质的一个有利的说明。贵霜人本身是游牧民族起源,他们重建了中亚与北方游牧人之间的联系。他们又对后来出现于这一地区的文明的构成发挥了日益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贵霜的综合作用确定了未来的中亚文化,直到这个地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的时期,甚至这一时期之后。

沿着丝绸之路的交通带来了异常的繁荣,大贵霜王试图把他们的邻人从这种获利甚丰的转输贸易中排除出去。为了与更加遥远的地区建立直接接

触,与贵霜帝国邻接的国家试图控制丝绸之路的起点或其重要部分,有时也取得了成功。大约在公元 234 年,萨珊伊朗控制了贵霜帝国的西部省份,直到索格底亚那、犍陀罗和印度河三角洲。稍后,公元 270 年前后,匈尼特人(西匈奴的后裔)成了康居(位于锡尔河以北的一个游牧国家)的主人,并且统治了索格底亚那。虽然贵霜帝国衰亡了,但它把吸收和感染了希腊文化的混合文明遗留给了匈尼特人、笈多人、哒哒人,最终传给突厥王朝,突厥王朝在公元七世纪期间取代了哒哒。

英文版编者注

中央亚细亚(Middle Asia)是指属于独联体国家(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的领土。